

野史

八十九

第二百六十七卷 義勇列傳
大石良雄

和書門	類	函	架	冊
一〇三五六	九	二四	一〇〇	冊

內閣文庫	
番號	和 10356
冊數	100(89)
函號	269 35

內閣文庫	和書
一〇三五六	類
函	冊
架	架


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Kodak Gray Scal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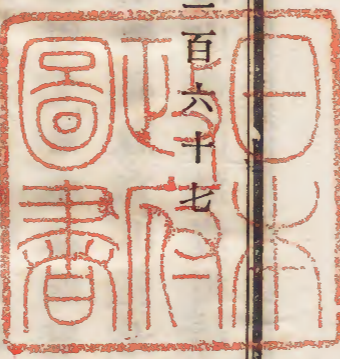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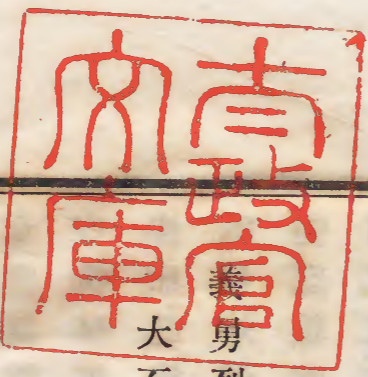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

共百
和
三
百
九
十
二
號

野史卷二百六十七



義勇列傳第三

飯田忠彦
修
竹中邦香
校

大石良雄
萱野重實
元助天野寺坂信行
尼妙海野屋直之近松氏母
間氏妻可留田矢田作十郎
武林氏母小山田一閑杉野氏母

大石良雄。稱內藏助。內匠頭淺野長矩室老也。姓藤原氏。高祖某久右衛門。仕關白秀次。曾祖良勝稱內藏助。幼爲八幡山宮本坊弟子。年甫十四。厭緇衣。亾

正

命赴東府。十八歲筮仕淺野長重。大坂夏役。與毛利勝永兵戰。獲首二級。長重恩遇日渥。遂列老職。祖良欽亦稱內藏助。襲父職。父良昭稱權內。娶池田由成女。產良雄而早死。赤穗忠義傳。良雄承祖父後。為人簡重。有威望。為國人所倚。赤穗義人錄。義少而貞實。如老成人。形瘦如乾梅子云。半日閒話。初人皆斥為癡。良雄亦韜晦不露。長矩疎之。不屬意。瑣語。元祿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之變。邸報達國。先是赤穗城東門。一大蜂房忽然生。圍可三尺。眾皆異焉。有山薑大如蟬。飄然來繞之。一蜂出房挑之。山薑激怒將衝。蜂數千出拒之。終殪薑。少

焉。空中有聲。形如鞠。來覆蜂房。散則皆薑也。其數百千。圍繞蜂房。鳴動如雷。蜂盡數出。薑猛烈。一敵四五蜂。乃須臾而蜂殲。良雄竊以為凶變之兆云。忠義傳。聞變。上下驚躁。凶訃繼至。庶士切齒。婦女愀然。小野寺秀和在京師。守邸聞變。將歸赤穗。決進止。謂告之於府。必見沮。強請之。不免無禮之罪。不如疾馳也。即馳抵赤穗。會聞脇坂安照。木下公定稟命為受城使。監察荒木十左衛門。榊原采女。代官石原新左衛門。岡田莊太夫等發東府。忠義人傳。良雄及大野九郎兵衛與庶士會議城中。凡三百餘人。良雄曰。主辱臣死。

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

吾輩死節之秋也。然死非難。處死實難。彼欲以何死。僉曰。防受城使死耳。又何議。良雄曰。是固當然。但人臣之道。猶有圖社稷之義。豈不無大學君可奉宗祀。與。臣等宜以死請之。弗聽。則背城決戰。從先君於地下而已。九郎兵衛等首鼠兩端。議未決而罷。後二日。良雄復會衆。述前議。九郎曰。據城請之。是要上也。爲先君立後。可冀乎。死何益。徒負悖逆之名。而累先君耳。良雄曰。不然。士所守者義也。今臨大節。不以義自白。而苟且免死。唯唯奉_レ上。豈不無耻之甚乎。使天下之人聞之。謂赤穗氏歷世養士。無一人知大義者。是

辱先君也。不止身之耻。更辱其君何如哉。衆曰。大石氏議是也。九郎不得已亦從焉。於是遣多川九左衛門。月岡治右衛門使東府。良雄口授意指遣之。忠義傳、國朝大野九郎兵衛。及子郡右衛門怯恇逡巡。伊藤五右衛門。外村源左衛門。岡林木工助。玉虫七郎右衛門。近藤源八。職爲番頭。首屬九郎。區區起戾義之論。雖有赴義者。支梧不使述志。良雄姨夫進藤源四郎。叔父小山良師。執義盟以達良雄。有岡野次大夫。大岡清九郎。井關德兵衛者。嘗忤長矩旨。去國漂泊。及是感激舊恩。躬自擔兵器。來敲城門。請俱死。良雄謝

曰。節義堪感矣。雖然。我恐受募浪臣謀悖逆之名。厚慰諭遣歸。良雄寬而宏度。剛而沈勇。謂雖府命。若暴慢欲收城。曷敢致之。乃幽孱弱者于質子坊。預準備弓砲。以敵爲堦。將欲縱火殲姦豎。與義士共自殺。四月十一日。會議。良雄曰。竢二使歸。如無斷宗祀。則忍生以事之矣。否則敵受城使。一戰死耳。忠義之道。蓋不戾矣。從者共盟。乃披函取盟書。刺指印血。次在九郎兵衛。進藤源四郎越席印之。謂九郎曰。盟書之次。亦宜從平日以職祿論之例。今不讓者。欲表志也。九郎曰。此事何限今日。反覆推論。義得當而爲之。未晚

也。今朝中村氏兒病。就予乞人參。諾之未與。朋友之信不可失。履約復來。遂起。源四忿罵之。九郎鼠伏而去。次及伊藤五右衛門。五右衛門曰。衆議所嚮。我奚敢辭。雖然。徒死難爲忠也。源四冷笑曰。以死不爲忠。請聞其說。辭色極勵。源左衛門等四人瞬眴起。良師進席。謂五右衛門曰。番頭忠畧何如。荅曰。一時執爭。我君慮短。不憚營中。朝吉良氏。府議依律處其罪。何以死抗幕府之命。謂之殉死。亦犯邦禁也。况大學君繼封。未知何如。輕忽期死。未必爲忠也。良師曰。臣諫君。雖犯顏。不敢斥其罪。况今國家傾覆。致死之秋。數

亾君之非。掩已怯懼。死有餘罪。我先殺汝後死。撫劍。良雄及秀和急過之。番頭五人赧顏走去。衆從之退。既而留者三分之一。片岡高房。磯貝正久攬淚曰。我儕不應大石氏之議者。欲報亾君之恨也。會者已四回。議未定。衆將散。二使自江府歸。初二使之發。良雄命曰。馳就監察。謂寡君賜死沒收城邑。臣等謹竢。但未聞上毛氏處罪。群士忿懣。或議據城拒命。雖加教誡。頑蒙之衆。不敢從。恐生致城淹滯之罪。是月四日夜。二使達東府。至則受城使監察。皆既以三月二十八日發。於是二人至邸。與安井彥右衛門。藤井又右

衛門等謀。欲因戶田氏定。請命於府廳。明日詣氏定。邸言曰。赤穗老臣大石良雄等使。敢布腹心。寡君有罪。邑除。臣等敢不奉命。但兩下相伐。兩下相伐一人曲直必兩殺之。以過推刃。罪當均然。未聞吉良氏賜之亂國初以來。著以為令。死之命。嚴刑獨加寡君之躬。此臣庶所以不能憾。臣等一二之老。雖知府命不可拒。至偏僻頑愚之衆。則惟知盡忠於所事而已。雖諭以順逆。衆心不可回。群議不可奪。僉曰。非敢讐府廳也。但欲即城自殺。以明人臣之分。爾伏願府命有處置。使亾臣某等去國而有辭於天下。敢以死聞。氏定謂二人曰。此言如聞乎。

卷之六十一 五

府。大學重獲罪。無乃招害乎。或與忠義之志反。因與
良雄書曰。因使者之言。委曲詳之。紛紛之議。固當然
矣。但內匠生時恭謹服事公府。卿等所共知也。今為
卿等計。莫若束手釋兵。以致城邑。不戾府命。蓋亦內
匠頭之志也。府使臨藩。卿等宜嚴警。使群士無放縱
失禮云云。且舉書示二人曰。卿等宜使良雄等從寡
人之言。二人曰。諾矣。彥右又右亦筆氏定所戒。贈良
雄。良雄披氏定及二老書。問二人曰。在邸諸士所議
何如。曰。皆善。氏定之議。良雄曰。雖違我則死已。秀
和曰。未知大學君繼嗣何如。戶田氏所戒有理。徒期

死。恐不可謂粹忠也。良雄耳語曰。足下之言是也。我
專言死者。試殺心耳。良雄卷盟書。謂殺曰。神明照覽。
信在盟書。明日再處分。明日入城。不許復出。乃起。十
二日味爽。良雄入城。會者纔五十五人。

○所謂五十五人者。吉田兼亮。奥野將監。佐佐木
小左衛門。河村傳兵衛。進藤源四郎。小山良師。佐
藤伊右衛門。原元辰。岡野金右衛門。其子包秀。長
澤六郎左衛門。稻河十郎右衛門。間瀬正明。田河
權右衛門。渡邊角兵衛。幸田與三右衛門。里村伴
右衛門。多藝太郎左衛門。小野寺秀和。其子秀富。

山上安左衛門。湖田高教。近松勘六。矢野半平。早水滿堯。上島彌助。中村清左衛門。橋本平左衛門。間光延。中村正辰。灰方藤兵衛。貝賀友信。仁平鄉右衛門。菅谷政利。榎戶新助。千馬光忠。河田八兵衛。神碓則休。大高忠雄。武林隆重。岡島常樹。茅野三平。豐田八太夫。久下織右衛門。猪子源兵衛。矢頭長助。其子教兼。三村二郎右衛門。大石良金。大石信清。

良雄曰。東使至。迫旦夕。而衆之離畔如此矣。以赤穗一城。招天下之兵。雖舉全國之衆。猶恐不能支一月。

况以是數十士。欲拒之。兵朝交而城夕拔。徒以弄兵取天下之笑。不若陳此意於東使。相與自殺城中。以明志。衆意何如。衆曰善。

○赤穗義人錄載。此際良雄出盟書示之。各署姓名押字。點血讀畢云。姑從忠義傳。

良雄謝衆曰。我今而見衆之赤心。我亦吐實。可與衆決計。衆曰。何如。良雄曰。所遣二人。不得達命於監察。亦命也。戶田氏之誠。極有理矣。宜致城見大學君。浮沈而決。處置焉。初我專謂死者。試衆心耳。徒殉死於亾君。何益。宜以完忠義爲心。今致城去。雖不無耻。所

謂大行不顧細瑾。大禮不辭小讓。何不能忍於一時之辱。而取千載之笑。言未畢。將監傳兵衛源四郎。良師及元辰等出列曰。縱引宗祀之害。忍死致城。何面目出見人。不如自殺于華嶽寺。從君于泉壤。良雄曰。必也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者。孔子以戒子路。如卿等無乃暴虎馮河乎。夫亾君憤義英無禮刺之。兩下相伐。義英獨免罪。豈不與共載天之讐與。不可不相與戮力報之也。徒死於此。孰與報仇以死。或不幸事不就。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。於是衆踊躍曰。僕等慮不及此。願以身殉之。將監等曰。理固當然矣。但此事非

可計日得。人命朝不慮夕。如事未集而先死。何以明志。元辰曰。復讐之艱。豫讓吞炭。不能遂志。我儕微力。讐家彊盛。事恐不可遂。且密謀或泄。讐家或有變。噬臍不及。不如從前議為得。良雄曰。死生有命。何論之。仇敵有父子。計蓋不過三年。縱吾黨闕一二。志不渝。則鐵壁可穿矣。聞伍子胥以匹夫。遂鞭楚王之屍。忠孝之誠。天祐必有矣。小不忍則亂大謀。一時之辱。勿復為意。會氏定之使至。再以書開諭。於是復讐之議不決。背良雄者漸潰散。義人錄、忠義傳、國朝記、大野九郎兵衛好貨殖致富。其始聞國難。與伊藤五右衛門等專以

分府金爲意。聞良雄之議。心竊悅之。當是時。諸侯制鈔施行。赤穗管内亦然。封內人民。聞變患之。騷然不安。良雄以十二日會議。發府庫以金換鈔。命岡島常樹掌之。又將發軍府金。充諸士飢寒。九郎兵衛等聞之來言。宜照俸祿之次爲準。良雄曰。資格崇卑。俸祿多寡。今復何計。且高祿者。賣武仗器財。猶可支三年之食。微俸者。素無餘蓄。多與之可。况少之乎。遂每人準百石。頒與二十四兩。當換鈔時。屬吏貪欲。攫金逃。九郎兵衛聞之。嘲常樹曰。居其職不能制之。蓋同穴狐也。或告之於常樹。常樹元辰弟也。爲人廉潔猛勇。

聞之大怒曰。他事毀之。猶可容矣。我安忍乎。貪污之辱。不可敢不糾也。時方黃昏。直赴大野邸。呼曰。奉先君旨來。九郎畏縮。使人言曰。不在家。常樹乃還。及人定。復往扣門。其人曰。未還。常樹詰其所行。不能應。常樹大詈曰。平素視財如瓦礫。况今欲以死報君恩。何以污貨。與汝主將乞丐保生者異。我但欲懲妄言耳。豈忍於斬禽獸之首。斃佩刀乎。忠義傳

○赤穗義人錄云。四月三日。東使未至。九郎兵衛率家人。倉皇而去。恐爲敵追。棄其孫女。不及收。竊與其子。郡右衛門分路開行。遂乘舟至近邑。邑人

惡之不內。漂泊海上三旬。不知其所之也。父子所蓄器財。託赤穗商戶。總百餘箱。良雄聞之。遣吏就封之。戒商戶不許發。次年八月。九郎兵衛父子與近藤源八。渡邊喜兵衛。共來商戶。候人不在。解箱奪三百金去。比隣追迫之曰。汝不出金。卽杖殺。父子戰慄。出金。邑人執父子。徇市遂放之。或曰。九郎兵衛住京師。貨殖。及明年良雄等死節。人皆惡之。不與交接。或遇諸塗。欲唾其面。九郎兵衛終晦跡而去。不知所終。

九郎兵衛聞之。戰慄。潛走匿於伊藤五右衛門家。其

子郡右衛門亦從而遁。村松秀直勇敢。年耳順餘。在東府邸。及變決死。季春下泮赴赤穗。其子高直請從。弗聽曰。汝留事母。我聞大石氏智者也。不可徒死。必東面復讐矣。今與汝俱無益。必再會。高直不從。託母於弟政右衛門。先父而發。是月四日。父子並到赤穗。呈盟書於良雄。而俟報于旅寓。堀部武庸。奧田董盛。及高田軍兵衛三人。爲刎頸之交。日夜講武談兵。及變憤激。竊謀報仇。彥右又右等怯恇弗與。是月十四日。三士遂至赤穗。訪良雄。良雄迎之。三人聞良雄致城之議。訪將監。將監所對亦同。三人感慨。彼是誘義。

良雄愛其志。命館人款待焉。三人資性豪俠。忿意不達。共言雖不無復讐之事。束手致城。何等耻辱。不若三人自殺于城下。勵眾。良雄聞之曰。燕雀不知鴻鵠之志。致城爲怯。欲徒死亦狂人耳。我不再見矣。良師竊訪其寓。告良雄之志。三人遂服焉。忠義傳堀部金丸等十八人。自東府赴難。其餘皆爲彥右又右所遮。遂巡顧望。苟免云。

○義人錄引神碕則休筆記云。安井彥右衛門。本淺野氏支族。藤井又右衛門或作又左衛門爲人可與爲善。但以柔弱。不克自立。爲安井大野等所誘。不能

死節。惜哉。乃祖某有軍功。長政世備國士之選。長重以藤井某爲第一。何共不念辱祖先耶。彥右衛門亦爲貴戚。宜與國共存亡。而一旦緩急。貪生恣義。可醜可惡矣。伊藤五右衛門。外村源左衛門。建部喜六。岡村木工助。玉虫七郎右衛門。八島總左衛門。近藤政右衛門。多川九左衛門。藤井彥四郎。萩原兵助。田中清兵衛。植村與五右衛門。早川宗助。中津彌一兵衛。大野木彌一右衛門。近藤源八等。皆黨彥右衛門。九郎兵衛。

池田綱政聞赤穂遺臣據城拒命。飛檄絡繹。命山陰

南海。豫爲之備。綱政遣兵備虫上。池田吉明守國境。姬路。明石。高松。丸龜。德島等爲之備。戶田氏定。淺野綱長。淺野長澄。皆遣人嚴戒。四月十八日。二使至赤穗。安照自鷹取嶺。公定自猪池越。先期良雄命除道。修橋於中村川。邑里市塵。遣吏循行戒火。不許喧嘩。繕治城溝。洒掃第宅。悉封府庫。詳籍田畝戶數。令諸士警衛四門。守備戒嚴。迎於府使城外。府使傳命曰。依法沒收城邑。勿犯制。勿喧爭。背者處刑。諸士所蓄武器資財。搬移任其意。限以三旬。徙他邦者授印書。達之。空邸使農賈守衛。貢賦或未納者。可速納之。貸

種者以是冬爲期。以男女換租者。任其請。借貸依其券證。明日以日出致城。十九日。監察入城點檢。良雄迎之。請曰。主死國除。某等義當徇死。猶偷生。見諸君者。獨以寡君之弟在故耳。嚮者以此。因大垣侯爲請。而未得命。會諸公光臨。敢陳肝膽。煩執事。公廷若宥寡君之罪。收錄子弟。使之得食。公家之祿。以奉祖先之祀。某等浴覆載之仁。荷再造之恩。退而自殺於亾主之墓側。以終人臣之義。惟諸公憐而察之。監察不應。檢到廣間良雄。又請曰。主家爲藩屏。亦已久矣。寡君曾祖從大坂之役。服勞建勳。當時台德公胙土而

寵之。使得比列侯。至祖及考。皆受幕府之恩。過。祿所
知也。及寡君之身。忠義奉事。傾心公義。惟恐無勝。方
面之任。今也。不幸以私怨。獲罪。身死國除。亦可哀矣。
幕府如推存舊之恩。而舉繼絕之政。不獨某等受賜
而死。使天下後世。仰幕府施恩無窮之德。伏願以此
意。達之於府廳。冀賜憐察。石原新左衛門曰。諸士宿
願可轉達。良雄拜謝。上簿書而退。義人錄、謂衆曰。吾
固知東使不可賴。然不死於此者。有所思也。監察就
館。召良雄。謂之曰。公使入邑。道里修治。入城。群下齊
肅。且所進圖籍甚詳。悉奉上之道。可謂至矣。城中如

所請。則以奉命之故。不應也。諸士宿志。固可恤。今馳
人具狀。以聞幕府。我輩歸東。必當周旋。良雄謝而出。
忠義傳、義人錄、國朝記、後荒木十左衛門。遣人告良雄曰。過日
卿所請。我白諸府廳。且聞宗家有為大學君乞哀。思
必幕府有處之。義人錄、忠義傳、良雄遂去赤穗。至京師。買宅
於山科邑。居之。密謀復讐之事。同盟之徒。往反東西。
互為耳目。人無有知者。元祿十五年春。良雄遣前原
宗房。神崎則休。為商賈。宗房販絹。則休鬻扇。迭往覘
仇家虛實。他住京師者。吉田兼亮代良雄領之。計口
給衣食及舍賃。傳驛來往。皆量其用資之。初良雄等

棄城而去。人以為其意有不易量者。以故上杉氏遣家人警衛義英第。日夜嚴戒設備。如婢僕皆用采邑參州吉良之民。不許商賈入門。良雄聞之。令二人至本所。閒居于義英宅側。低貨物之價賣之。漸親熟。遂得出入仇家。察其動靜。戒二人勿急遽誤事。或聞上杉氏使人偵已。乃佯狂昏亂。言行失次。每遇人輒言。吾病且死。樂餘生耳。買田宅。大營居室。曰。吾將老矣。諜報上杉氏言。良雄老病。但為子孫計。亦莫足慮者。如此者一年。吉良氏稍弛備焉。義人錄。三月十四日。忠義傳。值故主祥忌。良雄赴赤穗。詣華嶽寺祭之。哭甚哀。義人

錄。七月十八日。幕府命淺野綱長。送長矩弟長廣於安藝。吉田兼亮遣潮田高教。近松行重。報之良雄。良雄於是浩然決東行之志。乃欲糾合同盟之人共行。其在京師。卜穗者。先使貝賀友信。大高忠雄往謝之。曰。初我與敵有約。今則已矣。度時勢有甚難為者。久蓄盟書無益。他日幸遇機會。當更與敵謀。因還盟書。良雄意其實以此試敵心誠偽。敵聞之。相謂曰。吁。豈子誤我。豈非命乎。見二人。譴以大義。辭色甚峻。素無志者。唯唯而已。初良雄請府廳為故主立後。彥右又右之黨。又以僥倖萬一之故與盟焉。遇荒木氏之報。

揚揚有自得色。及聞長廣之事。意氣沮喪。只以全生為慮。漸與良雄絕。問示異志。至有悔蹤逃者。

○義人傳引神碕則休筆記云。背盟者七十人。所謂與野將監。河村傳兵衛。進藤源四郎。佐藤伊右衛門。小山源五左衛門。稻河十郎右衛門。糟谷勘左衛門。田中權右衛門。多藝太郎右衛門。長澤六郎左衛門。其子幾右衛門。里村伴右衛門。豐田八太夫。各務八右衛門。灰方藤兵衛。陰山總兵衛。榎戶新助。山上安左衛門。上島彌助。渡邊角兵衛。其子佐野右衛門。幸田與三右衛門。仁木鄉右衛門。

高谷儀左衛門。川田八兵衛。久下織右衛門。猪子理兵衛。松本新五左衛門。田中六郎左衛門。酒寄作右衛門。枕半左衛門。高久長右衛門。近松貞六。岡本次郎左衛門。其子喜八郎。田中代右衛門。近藤新五郎。大石孫四郎。川村太郎右衛門。田中序右衛門。三輪嘉兵衛。其子孫九郎。小山彌六。鹽谷武右衛門。山羽理左衛門。峯喜左衛門。井口半藏。木村孫右衛門。前野新藏。糟谷五左衛門。高田群兵衛。小幡彌右衛門。木村傳左衛門。杉浦順左衛門。井口忠兵衛。生瀨十左衛門。上田三郎左衛門。

平野半平。佐佐小左衛門。大塚藤兵衛。月田三郎。右衛門。中田理平次。中村清左衛門。鈴田十八郎。田中貞四郎。毛利小平太。小山田莊左衛門。矢野伊助。瀨尾孫左衛門。○義人傳引橫川宗利與友人書云。良雄託家藏書軸於平野半平。售之換金。半平偷其金三十兩逃去。又中村清左衛門。鈴田十八郎。中田理平次。田中貞四郎。小山田莊左衛門。毛利小平太。皆與良雄俱東行。復仇之期已迫。皆去。莊左與片岡高房同居。竊賊金及衣服去。○又引寺坂信行筆記云。小平太以十二月八

日。矢野伊助爲長矩步卒。瀨尾孫左衛門爲良雄家人。良雄令二人守平間村宅。及十二月十二日。去。以此考之。凡背盟者。中村鈴田以下數輩。最後去。其餘蓋在七月以後。則林曰。斯輩知義而不爲者。比之於不知義者。其過亦倍焉。守盟者。七月以後相次。先良雄發。十月。良雄與高教。行重等數輩東下。先是富森正因來東。住于武藏平間村。未幾以僻遠不便。徙郭內。至是兼亮聞良雄就。行。與正因議。更脩平間廢宅。爲稅駕之所。二十一日。良雄至鎌倉。兼亮等先往平間相宅。遂迎良雄於鎌

倉二十六日。良雄至平間。十一月五日。出府下。與子良金同居。衆皆變姓名。分處於市廛之間。日夜覘吉良氏第。按道路遠近。預定進退之便宜。可拒上杉氏援兵者。最熟計之。會義英病久不愈。以本所第土地卑濕。每往上杉氏。或久不歸。又議築室於上杉氏麻布別墅老焉。未果。先遣內人依上杉氏。蓋側聞良雄等狙已。外託養病。實避之也。良雄聞之。擇少壯者。分爲四次。每夜循行街巷。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。察之。十二月十三日。良雄使人訪夫人瑤泉氏起居於淺野長澄第。具狀去年以來之事報之。初瑤泉夫人

嫁長矩。有資裝金。屬良雄。合之候庫儲金。少息貸之於赤穗人民。民以爲便。及難作。良雄以軍與法。悉散儲金。給衆之支用。至是致簿並餘金。十四日。義英以下招茶客之故。還第。義英素嗜茶。數爲茶會。本所有一茶叟。常出入義英第。有燕會必與焉。大高忠雄聞之。詐爲京師商客。從其叟。學茶燕之法。欲因以通義英。是以忠雄得聞義英歸第。大石信清亦間而知之。並報之。於是良雄急警衆。約以鷄鳴。是日詰旦。良雄與數輩詣泉岳寺。謁冷光侯。長矩法謚墓相對悲泣。使人謂寺僧曰。某等欲各屏蹤僻遠之地。離散在近。故來拜

別亾主之境。所以感泣戀戀不忍去。請爲我儕具薄膳。庶幾得接一日之歡。乃布施銀三百兩。寺主延衆于堂上供齋。衆食已。謝侍者曰。少間欲睡。有事請之。遂閉戶密語。申明約束。備爲區畫。至日中辭去。還舍各掃除居處。謝遣奴僕。言明日發行。將赴京師。今夜往就友人家。皆裹衣物負之。赴本所堀部金丸之居。在兩國橋西矢倉巷。距本所邇。故以約衆來會。至薄暮。金丸就本所茶肆晚食。主人素與金丸相識。問曰。暮夜見過何故。荅曰。汝不聞乎。大學君遷藝州。吾輩終無所依。加之米價騰貴。儲資不給。今乃與舊僚謀。

欲歸赤穗爲農。約以明旦俱發。但日出凍解。行路泥濘。不若夜途爲便。請爲具六十人食。衆將欲蓐食。予金三兩去。旣而衆皆至。金丸舍金丸設盃酒與飲。比及夜半。金丸率衆至茶肆就食。金丸謂主人曰。酒食之贏。足爲生活乎。主人曰。近日不見利。因與俳諧家課。集句募課錢助業。細利可笑。衆中一人曰。句題如何。曰。那仁乃曾能。曰。好題也。我亦爲汝爲之。高吟曰。那仁乃曾能。以波乎母登保設。久和廻由美。衆曰。行矣。遂出茶肆。分爲三。一適堀部武庸舍。一適杉野治房舍。一適前原宗房舍。遂會兩國橋上。解裝各著戎

一衣執兵器。如往救火者狀。約作隱語相應。裂帛書姓名為幟。又約獲仇人者。吹笛報之。令卒擔鐵槌竹梯。斧斫之屬。以從。遂到吉良氏第。分眾為三隊。四人為一伍。或作每聯三人。今從寺坂信行筆記。一人當敵。令左右相援。無為敵所獲。令曰。毋殺婦女。毋追走者。待初箭俱發。毋攙進。爭先。竟事出。聞鑼聲。聚母後。令畢。遂竊破後門。捕戍卒。戒使無揚聲。植刃守之。箭發。眾呼火。梯屋槌壁。從三面入。先入者拔門鍵。擒門者三人。亦守之。眾直亂入。颺言曰。故內匠頭淺野長矩遺臣。來報主仇。所請者上毛氏首耳。禦者出戰。否則走避。既而家人防戰。

者皆斃。餘匿不出。

○義人錄云。京師茶賈。每歲來東都售茶。是夜宿義英第。聞變。脫身而走。廳前有一人。挾眉尖刀。蓋良雄也。賈伏曰。某商也。請免害。其人注視久之。指一僻處。令就居。少間見一人從內出。就其人。承指麾。相隔遠。其言不聞。食頃又至。大呼曰。獲上毛氏。其人乃起。顧呼賈。謂來者曰。此茶商也。卿扶出之。賈人竟得脫。後商人言之。或言宇治茶商。眾直進入寢室。不見義英。或伸手撫牀蓐曰。尚暖。人去未久。急搜索。不得之。厨側之房。彷彿聞人聲。然外

施鐵鎖。若人不能入者。衆曰。蓋謀也。以斧破之。果有三人。匿其中。衆喜曰。仇在此。相戒曰。或有陷穽。卽以罇擊地。一人逆戰而死。一人出走。一人縮首。伏什噐之間。衆引出之。叱曰。汝告上毛氏所在。不殺汝。不然卽死。不應。復問。又不應。間光興怒。以槍突倒。視其人。年可六十。衷縞。皆曰。豈仇人乎。裸而視之。果有疵。武林隆重卽刃之。以其首出。召所擒門者示之。皆曰。我主也。笳響。衆聚。抃躍相賀。

○或云。隆重乘燭前行。義英在暗中。用短弓放矢。又以器擲禦。衆逼。問義英所在。不應。光興怒。執槍

突倒。義英按劍。隆重舍燭刃之。

乃斷幟帛。裹義英首。懸之槍頭。遂索子義周。不得。將出。衆呼曰。左兵衛氏盍出。人取乃父頭去。盍出。終不見。於是擊鑼。衆盡來集。不損一人。傷者數輩而已。良雄率衆出。欲入無緣寺。寺僧閉門不內。衆藉荆休歇。良雄顧衆曰。念檢火。恐致火災。貽禍隣里。急使數人反檢竈爐。皆灌水。或云。良金發言。衆服其機。既黎明。發本所。西赴泉岳寺。二卒以槍前行。槍皆用紙爲鞘。次槍懸義英首。良雄次之。衆群行從之。重傷及老羸者。皆乘籃輿。大高忠雄。富森正。因等數輩後。過本所酒肆。酒肆主

人晨起啓戶。視數輩持兵衣服塗血。驚怖急欲閉戶。被創一人呼曰。吾渴矣。汝執酒來。主人曰。市街法禁行人露坐飲酒。其人笑曰。我輩既犯大法。何況市街之法乎。投一小囊金曰。此酒價也。汝勿畏。乃相共直入。舉壘來。倒槍突破其蓋。各傾五六碗。飲已。被創人請筆硯。書一俳句。記姓名。遂馳去。主人披囊。有二兩金。識曰。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。淺野氏臣大高源五鬪死。掩我屍者。幸取充酒價。俳句姓名亦忠雄也。良雄途命吉田兼亮。富森正因。至大目附仙石久尙。首犯法復讐之罪。是日月望。拜府者絡繹。相屬於

塗。見殺皆驚異。有停騎問者。良雄曰。某等復讐者耳。行至仙臺邸下。戍者異之。遮遏。良雄等駐行。頃之一士人出。揖良雄問故。良雄以實告。其人曰。譏異服戍者之職。吏守法耳。卿等往。良雄等乃去。至會津邸前。戍者亦遏之。良雄告之故。且道仙臺邸事。守者聽之。乃去。兼亮正因杖槍。造仙石氏門。請曰。某等報一急事。願見伯耆君。面陳之。久尙出見。二人脫刀。授將命者而入。具白事狀。且言仇已報矣。某等當自殺。但騷擾內下。肆戮貴族。獲罪府廳亦大。願伏斧鉞之誅。明國家之典。又使某等不倍大府之心。暴白於天下。故

卷一百六十七
就泉岳寺。主墳塋之地。謹俟上裁。乃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呈之。久尙曰。志士止此耶。二人曰。卒隸願從者。皆不之許。共事者是已。久尙曰。諾矣。上聞。乃起。二人請曰。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。願使一人去報。久尙曰。尙有可問者。待我歸。遂命家人爲二人設食。二人囑給人收所携二槍。久尙詣府廳。會義周士鵜谷平馬。達昨夜之變於老中稻葉正通。府命二監察往吉良氏第檢之。義英尸四肢五創。或云義周與家人謀傷屍死者戰義周傷額二創。或云亦自傷言執眉尖刀拒戰。傷額血流入目。昏眩不能追賊。家臣死者十六人。傷者二

十一人。堂中有一小函。題曰。故內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。乃取之還。具事并書上之。其書曰。赤穗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白。去年三月。寡君奉命臨天。使不顧大禮之際。以私怨擊吉良氏於營中。府議處以不敬之罪。賜死削封。某等卽上城邑。離散四方。重台命也。獨恨寡君擊吉良氏爲左右所遮。不果其志。臨死之間。遺憾可知矣。是某等所不能忍。以陪臣之賤。謀府臣之貴。蔑上之罪。非不自知也。然不洒戴天之耻。無盡在三之義。是以同志相謀。謁上毛氏。請其首。敢繼寡君之志耳。豈有他哉。某等旣死後。庶幾有

來臨者賜觀覽亦足知愚忠所在矣。元祿十五年十月十四日良雄等白。在廳群臣傳觀之。嘆賞不已。或有泣下者。老中阿部正武揚言於衆曰。以今日見忠義之士猶如此。豈不足爲國家之盛事哉。旣而月望之禮畢。久尙還。見二人。問曰。卿等去赤穗旣懷報仇之志。其曠日不爲何也。曰。不遽之者。以大學俟罪也。大學旣竄。社稷永滅。於是始決意於復讐。然仇家強宗。不易覬覦。所以遲延至此。久尙又問義英死時之狀。二人具以實對。問義周曰。搜索宅中竟不見。問家人曰。初某等約禦者殺之。勿妄害人。家士狼狽。莫

有敵者。獨一少年拒鬪甚力。雖殺之。衆甚惜之。又問同志者死傷何如。曰。闇夜不辨色。倉卒間不免無衆相傷。幸不損一人。於是久尙遣二人戒之曰。至泉岳寺。俟公命。勿使衆致紛擾。二人曰。唯唯。拜辭去。良雄等至泉岳寺也。僧徒見衆持兵。大恐。良雄呼曰。某等旣復讐。來告祭亾君之靈耳。不敢有所暴亂。請爲我儕閉門。勿使外人來擾。乃乞紙筆。盥漱。書祭文。衆皆盥漱。使人取水來。洗義英首。盛以蒙盤。置之墓前。此云三方。或云良雄自本所來。且就寺僧借香案。良過市。就梓人以金一星。易之。雄跪墓前。焚香拜謁。

○或云。祿就墓。良雄謂曰。某等昔事先君。以祿位爲等級。今則同亾國之臣耳。某不可先諸士。且前夜。仇人僵間氏手。則間氏宜先拜謁。光興辭之。不聽。使光興先拜。而良雄等從之。

良雄懷中出匕首拔之。置諸碑跗上。鋒刃向外。衆皆圍兆而跪。良雄乃捧祭文讀之。文曰。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。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稽首。謹奉告于亾君之尊靈。去年三月十四日。君刺吉良氏。臣等實知深怨積憤。出於不得已。然而仇人幸脫身。君獨賜死。且大學君遷徙。不得奉宗祀。事雖出公裁。職仇人

之由。臣等乃僭府命。謀仇人。雖知非君敬上之意。然豈忍於坐視讐人。而偷生與戴天乎。遂相議。誓以死復讐。但所以曠日持久至今日者。恐輕舉取敗。重爲世笑。以貽累辱於我君也。幸今得遂志者。益天憐臣等微忠。假之機會。而因君在天之靈爲之佐。謹獻仇人之首。以報無窮之恩。願釋當日之憤。而瞑目于地下。昔時所賜匕首。今謹奉還。請以此甘心於仇人。以快靈意。臣良雄等再拜稽首。謹言。讀畢起。把盤上首。三以匕首擊之。又焚香拜退。衆以次進。亦擊之。拜退。相向泣下。良雄等復至堂。見寺主曰。某等之事畢矣。

前使人詣仙石氏。告某等竅罪淨刹之由。犬馬戀主之心。不能忘。故主墳墓之地。幸得死於此。臣等之願亦足矣。願和尚無見拒。遂令開門曰。上杉氏兵必來。一戰授首耳。

○或云。此日中村清右衛門。鈴田十八郎。中田理平次。田中貞四郎。同到泉岳寺。因寺僧言曰。前夜馳至。則公等已去。悔之不及。良雄使人言曰。昨夜之事。以後期見諭。宜出見。但力戰脫腰。不能復起。四人大慙去。

於是脩書使寺坂信行赴藝州。報復讐之狀。其過赤

穗。各託家書知之。寺主爲衆煮粥舖之。且曰。寺法固禁酒。但寒天。衆不得酒恐凍。何拘常法。乃買酒。使衆縱飲。衆倍勇氣。喜曰。以此戰。上杉氏兵。何足敵哉。各作俳句視志。良雄以義英首託寺主曰。吉良氏貴族也。今委之於塵土。以仇讐之故耳。願和尚善謀之。寺主受寘諸佛前。

○或云。託僧還首吉良氏。又云。上杉氏收義英尸。葬之。病其無首。使僧某往泉岳寺請之。良雄曰。一祭之。亦芻狗耳。任和尚所裁。良金曰。惡用是臭腐者。投與之。良雄叱曰。豎子無禮。何乃然。

及午。或傳。上杉氏兵至。良金曰。必浮言矣。上杉氏欲擊我。豈俟日午而至邪。良雄曰。固然。但慮變者。不當如此。於是衆皆厲劍。良金亦厲。謂衆僧曰。卿等定戲場中。觀偶人爲鬪。如生人之戰未矣。如上杉氏兵至。某等力戰。與木偶異之。卿等視之。亦一壯觀矣。敵果不至。

○義人錄。室直清聞之。泉岳寺僧曰。良雄以下長年者。皆厚重寡默。問義英臨死狀。曰。善處死矣。問家人拒戰者。曰。死難者多。人臣之義。固當然耳。其他不敢發一言。少年人直言。無所回護。

久尙復造于廳。以兼亮等言聞之。是日有命。分囚良雄等于四諸侯邸。老中令監察水野小左衛門。鈴木源五左衛門。從卒吏十人。至泉岳寺。達府命。細川綱利。松平定直。毛利綱元。水野忠之。四侯使者從之。二監察與屬吏謀曰。上杉氏聞衆在寺。必以兵來攻。吾儕宜以府旨遏之。倘不聽。則當與義士等共戰死。但念處置得宜。莫府命辱。庶得以免後人之譏。乃相與議處變之道。會老中遣吏召良雄等。詣久尙第。稟命且令武人巡察道上。不許士人乘馬持兵。侵其行。良雄等以黃昏至。皆韋服提槍。如前夜赴仇狀而入門。

門者每人問姓名內之。衆免帽上堂。皆椎結蓄香。髮中芳氣襲人。吏迎收佩刀。如法。一人挾分配簿。引衆就坐。兩監察執筆。問其子弟親戚錄之。頃之。久尙出。見良雄等。宣旨。衆拜命。因問復讐之狀。良雄兼亮應對如流。其他不敢出一語。小左衛門問孰爲良金。良金進曰。某在此。問年若干。曰。成童。坐中人曰。斯子舉止言語。甚類都人。豈生長於僻邑者耶。良雄曰。今茲始從某來。小左曰。言貌與歲相若。但長大。殆如壯年人。可謂奇男子。坐中從嘆稱。小左曰。內匠氏得人之多。足以爲藩屏。今乃如此。可勝惜哉。兩監察分衆付

四侯使者。氏細川氏十七人、水野氏九人、毛利良雄從細川氏使者先退。謂良金曰。生無復相見。嘗所言者。汝毋忘。良金曰。敢不敬承。幸莫爲念。四侯使者依故事。令更衣輿之。不鎖。使者將士卒。監護而歸。皆寘之別墅之舍。供具甚盛。其夜越中守綱利就良雄等曰。卿等能成大事。同志之士止此乎。良雄對曰。凡食寡君之祿。莫不與臣等同心。然臣等相議。擁衆騷擾。恐重獲罪幕府。以故獨與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。安井彥右衛門。藤井又右衛門等。何不與盟。曰。二人老矣。一旦聞寡君之死。哀戚耗精神。不能勝事。大野九郎兵衛何



如曰。亦以哀戚殆喪心。隱岐守定直亦見衆勞之。問
良金曰。卿有母若弟耶。對曰。有母在京。弟有二人。皆
幼隨母。言訖歔歔。定直不忍復出言。乃起。四侯待衆。
饋食必貳膳。衆食飯及羹而已。後數日。請曰。日賜盛
膳。非卑人所宜。敢辭。四侯不可。又請曰。臣等聞寡君
死以來。不敢食肉。嚮以恩禮之隆。不敢伸私情。請自
今賜蔬菜一品。乃止。四家重違其志。聽之。細川氏待
良雄等最厚。寘大爐於坐。以禦寒。炭盡以他爐更之。
日令浴。每浴新給禪浴衣。次年正月。賜絹衣上下服。
令著之。又令工厲良雄等佩刀。并繕治其裝。接伴人

或告之。良雄曰。明侯哀憐至此。某等不知所報。但命
在旦夕。無以佩刀爲也。卿爲某等請止之。侯觀刀或
有稱之。是係寡君所蓄之物。皆嘗試利鈍。某等去赤
穗。有復讐之志。因分取之也。十六年二月四日。有命。
賜良雄等四十六人死。綱利見良雄等曰。寡人日夜
庶幾卿等存生。今聞命。大失望。良雄等稽首再拜曰。
公廳不以極刑大戮處之。使以士禮就死。臣等榮亦
大矣。久蒙恩庇。優待過望。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。因
請幸使得錫爵。一與同人辭。言未畢。綱利呼注子。先
自酌曰。我與卿等訣。徧錫爵已。十七人拜而退。定直

亦置酒。與_レ衆訣。謂_レ良金曰。卿母聞_レ父子皆死。應_レ抱_レ無窮之悲。大法不_レ許傳_レ書。但有_レ可_レ遺言者。我請_レ之於執事。達_レ之。良金曰。父良雄嘗誠_レ僕。萬一恩命。赦_レ臣等死。我父子則義當_レ殉死。汝若違非_レ我子也。泉岳寺之別。亦以此爲_レ言。今賜_レ死於臣父子。尤稱_レ所望。初出京之日。以_レ決死之故。與_レ母永訣而發。雖_レ念_レ之情切。無_レ復可_レ遺言者。今荷_レ明侯哀憐之厚。死不敢_レ諼。定直聞_レ之。泣下。左右爲_レ之慘然。四侯令_レ衆沐浴。更新衣。以_レ俟。細川氏所賜_レ香。及_レ午時。大目附仙石久尙。及_レ目附長田喜右衛門。歷_レ至四侯邸。宣_レ府命曰。故內匠頭淺野長矩當

朝使享禮之日。刃_レ吉良上野介於營中。罪在_レ法不_レ赦。上野以_レ無_レ辜。奉_レ職如_レ故。生殺皆出_レ大旨。而長矩家士。妄稱_レ主仇。結_レ黨擅殺_レ府臣。大逆無道。因賜_レ自盡。四侯傳_レ命。衆稽首再拜曰。臣等犯_レ大法。固分_レ極刑。今辱賜_レ自盡。亦大府之仁慈也。良雄拜_レ命畢。顧_レ細川氏國老。在_レ傍者曰。命有_レ結_レ黨之語。何也。夫招_レ誘_レ非類。講_レ張_レ結_レ黨。臣等雖_レ不_レ肖。自知_レ無_レ是行。四十六人者。皆寡君之世臣。同志報_レ仇。不_レ雜_レ外人。雖_レ獲_レ罪於公府。不_レ戾_レ人臣死難之義。恐_レ不可_レ冒_レ以_レ朋黨之名。微笑就_レ死。四家各作_レ茅舍於庭上。設_レ重席其中。席上薦_レ布若_レ氈。爲_レ坐。施

帷。揭之於前。幕府殊遣監察各二人檢之。相者從焉。一人就坐自殺畢。主者下帷。以布若氈裹尸。既撤之。復卷帷。一人次出自殺。亦如前而終之。衆遺言求葬。泉岳寺亾主墓側。四家皆如其言。各遣使贈送甚厚。既葬。築墳立碑以識之。府下人聞之。往吊祭者日成群焉。至數月不已。皆流涕歔歔久之乃去。死細川氏邸者十七人。

大石良雄。年四十五秩千五百石。爲室老。

吉田兼亮。年六十三。字忠左衛門。秩二百五十石。

二百爲知郡事。強力有材。最通軍國務。以言語稱。

原元辰。年五十六。或作五十二字惣右衛門。秩三百石。健

步隊長。

間瀬正明。年六十三。或作六十二字久太夫。秩二百石。大監

察。

小野寺秀和。年六十一。字十内。秩百五十石。京師邸

官。性好學。

間光延。年六十九。字喜兵衛。秩百五十石。或作百石親從

騎隊。

磯貝正久。年二十五。字十郎左衛門。秩百五十石。比

弓銃屯長。初凶訃至邑。正久及片岡高房曰。我二

人者受先君恩特厚。不殺仇雖死將不隕於地下。謂城中士。卿等死于城。我等死于仇。行止皆徇國也。卿等勉之。乃去。赴東府。後與盟。

堀部金丸。年七十二。或七十八。字彌兵衛。秩二百石。或三百石。親從騎隊。或作東府邸官。

富森正因。年三十四。或三十三。字助右衛門。秩三百石。或二百石。行人。為人豪健。有材力。事母孝。交友信。又善俳句。好賦。及其攻仇也。見間光延槍有箋曰。豈輸足

下乎。又題句附槍云。登比許武氏。天仁毛多滿良奴。阿羅禮可那就囚。細川氏使者令更服。衷女相

服。人皆恠。正因改色曰。是母之賜也。願莫改焉。聞者哀之。在細川氏邸。元且句云。計布母波留。半都加之。駕良奴。禰不志可南。

潮田高教。年三十五。字又之丞。秩二百石。掌封境圖籍。

早水滿堯。年四十。字藤左衛門。秩二百石。或百五十石。親從騎隊。

赤垣重隆。或重賢。年三十五。或二十五。字源藏。秩二百石。親從騎隊。

奥田董盛。年五十七。字孫太夫。秩二百石。親從騎隊。

矢田助武。年二十九。字五郎右衛門。秩二百石。或五十石。親從騎隊。

大石信清。年二十七。字瀨左衛門。秩二百石。或百石。親從騎隊。

片岡高房。年二十七。字源五右衛門。秩三百石。近侍主事。

近松行重。年三十四。字勘六。秩二百五十石。親從騎隊。

死松平氏邸者十人。

大石良金。年十六。字主稅。良雄適子。自幼岐嶷。如成

人。年甫十四。有難。與二弟從父于京師。次年良雄遣妻及幼兒子豐岡。託外舅石束每好。誠良金曰。人生十五云。成童始字。今子年及此。人道莫大於義。義莫重於君臣。子父受君恩深厚。義當爲君死。子雖未仕。其親受君祿。然生長於家。有衣食之裕。有僕隸之使。自享奉養之安。優游歲月之間。於子之身。受恩亦大矣。子獨不念以此時捐生。而以報先君於地下。吾勸子死。父子之情。非不自傷。顧人誰不死。苟以不義生。遺臭於千載。孰若以義死。流芳於百世。此吾所以愛子之深也。子若不聽。吾言。

當從于母歸豐岡。徒以相從於此無爲也。良金曰。大人何出此言。雖兒亦知大義之分。寧忍忘主棄親。自爲禽獸之行。而莫之耻乎。願從死。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徇國之義。良雄聞其言。哀其幼而志壯也。泣下曰。子能如此。真吾兒也。是年九月。良雄使良金從小野寺秀和。大石信清等東行。至武州河碕驛。去額上髮。乃頎然一丈夫。十二月。攻仇力鬪過人。衆未知仇所在。見室中有寶。窺之。黑闇。衆相視。不敢入。良金從後來曰。我躬小。宜入寶。直跳入其中。衆亦從之。行地道數步而出。其勇敢如

此。後木村定行在松平氏邸。以此事語其邸人曰。某等自始謀此事而來。自分死已久。方臨事之間。明無愛身顧慮之心。然今而思之。何所遲疑。而不敢入寶。乃爲良金所先。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。勇有優劣。不相及也。

堀部武庸。年三十四。字安兵衛。金丸養子。初仕溝口氏。有故辭去。方流寓東府。金丸爲人剛毅。好武道。兵善長槍。嘗爲東府邸官。濯馬。其妻炊豆。平素講武如此。會武庸寄食叔父某。某與人爭論。將斬其人。往高田馬場。武庸聞驚馳。尾其蹤。至則叔父爲

其人父子所殺。其人將走。武庸進。大喝遂斬仇父子。檢察使來稱美武庸勇敢。金丸憐愛。求通信。一日金丸謂武庸曰。足下欲仕官耶。對曰。然。薄運未果。金丸曰。斯有秩二百石者。求嗣。足下無嗣之意乎。荅曰。諾。請媒焉。金丸怡然曰。足下有志。我不敢蔽。其人乃我也。武庸意沮。少時曰。請與親族議而後從焉。金丸勃然曰。以足下露意。我告之。然則以我爲不足矣。我亦武士也。依其對。有處分。武庸謝過。更諾。把爵爲父子。約以女嫁之。女乃妙海也。中村正辰。年四十五。或四十八。字勘助。秩百石。典書記。

菅谷政利。年四十四。字半之丞。秩百五十石。或百石。親從騎隊。

不破正種。年三十四。爲不破氏所養。字數右衛門。嘗仕。秩二百石。或百石。親從騎隊。或作監工。當有難之日。已忤旨。去寓居東府。聞變。大悔恨。憑良雄。得列義云。千馬光忠。年五十一。字三郎兵衛。秩百五十石。或百石。親從騎隊。

木村貞行。年四十六。字岡右衛門。秩二百石。或百五十石。親從騎隊。

岡野包秀。年二十四。字金右衛門。初九十郎。秩二百

石。親從騎隊。父金右衛門。與敵同盟。去赤穗而病死。包秀繼之志。

貝賀友信。年五十四。字彌左衛門。秩二十五石。或作金十

兩三口糧。廩人。

大高忠雄。年三十二。或三十一。字源吾。秩百石。或二十石。近侍

列。

死毛利氏邸者十八。

岡島常樹。年三十八。或三十五。字八十右衛門。秩二十石

五口糧。領會計。

吉田兼貞。年二十九。字澤右衛門。兼亮子。近侍列。或秩

金十兩三口糧。

武林隆重。年二十二。或二十七。字唯七。祿金十兩三口糧。

近侍。其先朝鮮人也。其所居里曰武林。文祿中。爲我師所獲。子孫遂留居。以先世所出之地爲族。及

敵攻吉良氏。隆重手刃義英。其囚於毛利氏。有詩

曰。三十年來一夢中。捨生取義幾人同。家鄉臥病

雙親在。膝下奉歡恨不終。方自殺時相者柳莊左

衛門一擊不殊。隆重僵前。顏色自若。乃起坐。顧謂

相者曰。君徐之。曰。諾。聲未盡。首已隕。見者感隆重

臨死閒暇。

倉橋武幸。年二十四。或三十四。字傳助。秩二十石五口糧。近侍。

村松秀直。年六十二。或三十三。字喜兵衛。守廳。赤穗既亡之後。剃髮隱於醫。自稱曰隆圓。以妻子徙居東府下。敵方攻吉良氏。慷慨赴之。

杉野治房。年二十八。或十四。字十平次。祿金八兩三口糧。近侍。

勝田武堯。年二十四。或三十。字新左衛門。秩百石。親從騎隊。

前原宗房。年四十。字爲助。或作伊助。秩十石三口糧。孔目

官。初良雄在山科。使宗房及神碕則休先到東府。謀仇家。明年良雄等相率而東。以二人爲主人。及擊仇前一月。則休令宗房略記赴難本末。以貽故鄉族人。至其分注逋逃臣姓名行事者。則休自爲之。其志將明節義。正汚名。以愧後世爲人臣失節者。亦豫讓之心也。而木村貞行亦跋其卷後。以述二子之志。名云赤城同盟略。世或傳焉。

間光風。年二十四。或二十三。字新六。光延二子。初與不破正種同。以罪去國。及辛巳之難。來從父兄。

小野寺秀富。年二十八。字幸右衛門。秀和養子。本族

大高氏。與兄忠雄。皆秀和姊子也。

死水野氏邸者九人。

間光興。年二十六。字重二郎。光延長子。

奧田行高。年二十六。字貞右衛門。董盛子。

矢頭教兼。年十八。或作十六。又十七。字右衛門七。方成童。以

父長助庇蔭。爲內豎。後一年難作。良雄方與衆盟。

教兼同父赴之。良雄哀其幼。父子就死。諭教兼曰。

卿年幼弱。仕亦日淺。不與盟可矣。教兼曰。家父徇

難。僕縱不仕。義不可獨免。况其仕已一年。委質爲

臣。無以異於諸君也。卿豈少僕。謂不足與盟耶。請

先於諸君死。乃曳刀將死。衆遽止之。良雄泣下。與之盟。父長助去。赤穗後。以病死。

村松秀直。年二十七。字三太夫。秀直子。

間瀨正辰。年二十三。或二十五。字孫九郎。正明子。

茅野常成。年三十七。字和助。祿金五兩三口糧。監察。

橫川宗利。年三十七。字勘平。秩金五兩三口糧。先驅

士。爲人忼慨。常好勇尙氣節。

神崎則休。年三十八。字與五郎。秩金五兩三口糧。監

察。初則休與茅野常成。仕伯耆守森長義。爲先驅

士。有故去國。俱至赤穗。長矩聞之。嘉其有志介。不

辱去就。召見二人。任用之。居無何。有難。二人竟死之。衆謂二人爲知己死。不愧古人之義。

三村包常。年三十七。或三十三。字次郎。右衛門。雜事掌務。是日。命流吉良義周于信州高島。六日。配良雄等子弟十九人於豆州大島。幼稚者屬其主人親族。養視無者。令比鄰合力收養。待年至十五。乃放流之。如命。

義人錄、忠義傳、國朝記、寶永中。皆遇赦而還。義人錄、國朝記、

萱野重實。攝津萱野鄉人也。稱三平。曾祖恒。產始臣事于大島氏。祖恒。重父。重利。相繼祿仕。重實年甫十三。因大島義近之薦。仕淺野長矩。擢列近侍。元祿十

四年三月。長矩賜死。沒封邑。重實時隨在東府邸。與早水滿堯。乘傳告變于赤穗。路由萱野。遇有衆送喪。而遇問之。則曰。萱野重利妻也。不意凶變悲駭兼至。乃謂。今爲君告之。又懼母艱。將奈之何。敢以私情而緩公事哉。揮鞭而去。遂造赤穗。告其由於城中諸人。既而府遣監司。收其城邑。先是諸士皆將并命以下從主。衆志不一。或依或違。重實終始矢心。不貳其言。告情于父兄及姊。將刻日就死。實欲伺便狙擊。以成先主之志。逮事畢。偏裨以下四散。各從所適。重實乃隱于萱野。以終母喪。大石良雄。倡率義旅。將成君志。

時在山科鄉。相距十里程。時過存。密圖報復。至冬重實辭父。將東行求仕。父不許曰。予籌汝之心。汝非干祿也。將以弔仇家。以敵乃愾。若有其事。吾族不足恤也。恐累吾主。吾之思我君。猶汝之思汝君也。重實再請曰。願絕吾籍。何畏相累。父又不許曰。絕骨肉之恩。以防禍患。薄俗之所爲。何可效。尤吾非勸汝死也。唯欲汝之遂志焉耳。重實從其言而止。不復東行。至明年正月十四日。乃長矩忌日也。前夕命僕齎一通書。往良雄許。浴盥謁父及嫂。譚笑如常。而就寢。及明日加辰。而房戶不開。家人怪訝。排戶而入。則東嚮自裁。

而死。家人錯愕。走報于父。父戒其勿泄。曰。若宣于衆。恐敗多士之事。乃以暴死聞于世。遽瘞于旁近山中。向遣山科者到。時尙未明。良雄啓函大駭。召同志在近側者。感其情義。歎託之聲聞于外。則與自盡同其時也。死時年二十八。法名涓泉。紹述文集。子長好。孫重好云。重實墓銘。

寺坂信行。字吉右衛門。赤穗健步也。屬吉田兼亮部下。元祿十四年之變。信行聞掖議復仇。謂兼亮曰。僕卑賤。敢與謀焉。願受明公恩厚。義不忍獨負之去。願死生共之。兼亮感其誠意。請良雄與盟焉。明年二月。

從兼亮適東府。間關崎嶇。與之周旋。一年未嘗相離。十二月。從衆復仇之後。至泉岳寺。旣而良雄使信行遣安藝。長廣止之。至十六年四月。乃脫還。會良雄等以二月賜死。信行自詣仙石。久尙陳狀。與衆同罪。願與歸死。府廳以事旣往。不許。信行竟滅迹。先自藝州還。爲羽田某。柘植某。以文章錄十五年正月以後。所履歷事作一卷。其於兼亮事狀最詳焉。而旁及餘人。亦畧錄之。終無一語以及已事。但其尾有曰。吉良氏之役。某亦執兵。趨走於其間。有故中道別衆。而不能與之共死。至今思之。以爲終身之恨爾。實十六年五

月事也云。義人錄

○野史氏今按。義人錄云。晦跡復不出于世。川岡雜談載。寺坂吉右衛門後仕山內豐清。以延享四年十月五日。年八十二而死。法名養岸良貞。墳墓在麻布古川曹溪寺。事跡甚詳悉。余嘗遊學于江府。過曹溪寺。問寺僧。不詳。乃欲搜之於窆壇。過佛堂前。墻下有一古墳。垣衣蔽埋。不辨文體。稍拂苔埃。見之。首書寺坂信行云云。猶將讀。字畫毀少。多存沒。時已晡時。復意遽急。期他日再往欲審之。未果而歸。姑附以備後訂考。

八助。大石良雄舊僕也。良雄去赤穗而寓街舍。將赴京師。時八助在他聞之。來訪曰。僕意欲從君。老衰力不及。請賜遺物。以慰別離矣。良雄器財半既作橐載。更無長物。乃取金二十兩於硯匣。以與之。八助作色投卻曰。僕雖卑賤也。意殊異。君今當難。僕且斷腸。君去城而行。僕用之何爲。將去。良雄遽抑止曰。我過矣。我過矣。有所與物。乃親自畫士人堤頭被羅笠。從一僕者而曰。是乃昔日與汝遊吉原花街之圖也。能臆記否。八助甚悅。話舊時。悲泣嗚咽而去。時人傳。元助。片岡高房僕也。自幼畜於高房家。執事甚謹。高

房去赤穗。放遣婢僕。元助獨不去。從高房到江府。朝夕執薪水之勞。出入奉事。不遺餘力。視之昔日有加焉。會復仇之日。迫乃召謂曰。汝從我困阨之間久矣。吾求仕東府。二年。擢桂炊玉。囊金且竭。顧方今諸侯不聘士。列國不請客。仕路蔽塞。無人薦達。欲且游歷四方。傳食親族。故人家以終年。今遣汝去。亦自爲營生之計可也。所恨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耳。元助曰。主何出言如此。僕爲主家所生育。主之不幸。僕之不幸也。何忍棄主而去。爲他家之僕矣。主所往。僕亦從。織席捆履。盡力自効。高房曰。汝志吾固信之。然吾今

餽口四方。身且不容。不可汝仰食他人。汝忍從吾言。亦所以愛主也。曰。奴隸衣食易足。請自食其力。決不身爲主累。主在彼。惡與僕同居。當就其側異居。但不離於主爲幸。三四強之。不聽。觀其詞色。萬無去意。高房不知所出。乃陽怒曰。吾以汝久事我。不欲遽失。故意。故詐爲好語。遣汝。汝猶不痛。不得不以實告。自去。年去赤穗。汝事我不如平生。吾亦自忌貧窶。處心不直。視汝所爲。無一可吾意者。故深厭汝而逐之。汝速去。元助聞之。泣曰。僕事主十餘年。未嘗一日聞主忿言。而今如此。是僕命盡之時也。乃趨而出。高房從其

後而往視之。元助將自殺。操刃自當其腹。高房走而往止之。奪刃叱曰。奴不忠。何欲自生紛擾。元助曰。願聽其死。亦主之惠也。僕旣爲主所棄。尙欲爲誰生哉。高房令隣人守之。自往招同盟士數輩來。具語之。故。皆嘆曰。彼志可哀。蓋告以復仇事。令彼釋然。彼豈洩人言。以負信者耶。高房召元助。與數輩同告之。且曰。此事當祕。不欲顯言。故託辭他事。以遣汝。又有不得已者。汝不怨。元助曰。辱以密事告。下賤非愛僕深如是乎。嗚呼。君恩之大。尊卑同之。僕不負主。猶主不負公家。願從主。生死共之。高房曰。大石氏戒。衆皆單身

赴會。不許以奴僕自隨。吾若違命。是吾以汝故負信。獲罪於眾也。元助慨然曰。謹聽命矣。某所以請從者。盡忠於主也。潔己之名。而為主招譏。又焉用之。顧事主無日。一刻千金。必待至期。送主之行而去。及期。元助待高房出。篋橘携之。行至仇家門外。以俟主久之。眾獲仇首。呼噪而出。元助見高房曰。果得仇人否。高房曰。汝在此。仇人已授首矣。曰。幸甚。諸君良苦。得無渴。乃以橘頒眾食之。高房趨去。元助見其赴泉岳寺。涕泣別去。不知所往。高房在細川氏邸。語及元助事。泣下。細川綱利聞之。令人物色求之。遂不遇。義人錄

天野屋直之。大坂人。呼稱利兵衛。為鄉長。往還於赤穗淺野氏。特見眷顧。元祿之變。諸士會議。直之即馳赴赤穗。聞其處分。欲為效萬一。及良雄與義士定復讐之議。殊秘而不出。內外莫有知之者。獨直之得與聞焉。良雄亦竊與直之議。凡所用兵仗器械。一切屬託製造之。既而義徒各自潛匿都府。直之在大坂。密成其便。雖妻子不令知之。躬自奔走工肆。隨成輸送焉。冶工神力者。詣府署曰。有請造一長兵者。諾而未為之。但其制甚奇異。是以敢告。求其人。則直之也。乃逮而至。按檢之。直之曰。是市井備倫兒之具耳。豈有



他乎。詰其制非常。乃曰。一武人巧思所創。聊效之也。時府下鍛工傳聞之。嘗為直之作兵器者。皆訴之。於是遂下諸理。拷掠嚴密而不服。併收錄妻孥。檢覈極辛酷。僉曰。不知直之曰。此事家人一無所知。敢請其所受。萃於直之身。署復鈎撫。水火備至。軀無完膚。幾絕者數。直之請曰。事有所由。自始謀事。豈謂生路乎。但迄明春當自首。不然軀且齧粉。不敢首露。貌色安諦。辭氣懇實。不似有愿者。是以緩而不問。既踰年。世間盛傳。去年臘月。赤穗諸士復君讐。獄卒徒隸皆傳稱。直之詳之。乃請自首曰。僕歷世辱赤穗君之顧。義

俸臣子。當諸士圖事。屬僕製造器仗。嚮之所為。即其所用也。今聞既復讐。僕事畢矣。當傳刑之秋也。嘗恐事洩。又憫刑之及。故始不使妻孥有知也。仰願宥彼等刑。使僕一人就鼎鑊也。則雖死猶生之年。言畢泣下。府廳感其義。減死放之。賜家資於其子。其子曰利右衛門。續語引賴春直之初抵赤穗。時屬暑月。城庫曝寶器。直之請良雄見之。已而亾一玉盃。檢問之。直之之外無入者也。衆皆意疑良雄大驚。召直之語狀。且謂曰。我固知子弗竊。然衆皆疑子。其如之何。直之恬然曰。僕實竊之。請速就刑。時有司已潛告之。侯



野史 卷一百六十七
侯袖間出之曰。我取而把玩耳。彼何知。於是群疑冰解。良雄心奇其爲人。及難作屬大事。託以腹心云。續
語。直之入京師。寓瑞光院。改名姓。稱松永土齋。以壽
終。直之傳

近松氏母及難起。衆離散。近松行重奉其母。抵東府。寘諸族人之家。而僦舍其側。晨夕省視。及攻吉良氏前一日。往告母曰。某等受國恩之深。夫人所知也。義當死於赤穗。而尙不敢死者。欲且延生以謀殺仇。而報先君之恨耳。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。衆議以時不失。欲以明夜決死一舉。以果宿志。身死固不足惜也。

顧念供養無主。以貽母憂。憂悸逼中。心神惘然。使某偷生苟免。上負國恩。而辱父母之名。其於忠孝之道兩失矣。願孀君緩哀自愛。母曰。吾老矣。且暮將死。幸聞吾子死節。能與古人齊名。在我深以爲喜。又何悲。但恨子不早告我。使吾不知相見無何。而以平生待子。自今視之。不能無悔。曰。嚮使孀君聞之。恐哀憐不肖。以損朝夕之歡。故不敢告。母曰。子之言亦然。乃起入房。久之不出。行重往視之。母已自刎。傍有遺書曰。吾恐子以老婦之故。有所分慮。義氣不振。故先子死。以壹子報國之志。子其勉之。母敢後。衆行重觀書。慟

哭。謂主人曰。吾阨窮。無以續養。適與母語及此。母聞之。有戚色。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。豈自悲其以餘生煩我。乃自殺耶。今悔之無及。吾將趨告親友。請爲助喪。待至明日。收葬之。子爲我護尸可也。遂留書。託治葬事。并封金若干。置之尸傍。乃去。義人錄

尼妙海。俗名幸。堀部金丸女也。金丸無男。養武庸爲子。欲以幸妻之。未醮而難作。金丸父子密與諸子謀復仇。幸知之。與母俱巡歷諸國。祈請神佛。而冀其事成。旣而聞父及夫報讐而死。乃如江府。剃髮爲尼。號妙海。以泉岳寺有亾主及父夫之墓。廬於墓門外。朝

夕拜掃。恒痛主家廢絕。欲復興之。伏府署愀訴。前後二十五次。終知志不遂。乃墓前獻長明燈。戒行堅固。年九十一而歿。續近世叢語

可留。京師二條橋西女也。元祿十四年。淺野氏絕宗。良雄晦迹山科邑。出室而寡。佯荒酒色。周遊妓樓。叔父小山良師憂之。其妻曰。牀第無款。外慕不有躬。請給婢妾以固其志矣。乃買可留給之。居歲餘。復讐議定矣。良雄將發夜飲酒。謂可留曰。素餐日久。術計殆窮。今且祿仕于侯家。割愛遣女。寧無會期乎。可留曰。婢子嘗觀於夫子。風姿不群。豈汲汲於衣食者哉。是

行也。必有大事。但以婦女多口敗事也。有匿情與。婢子不敢泄。請幸見告。良雄曰。否。無之。乃從容操筑紫琴。曲終。可留曰。音朗異常。大慮在心。不可揜也。固請而悲泣。良雄嘆服明鑒。且知其誠心無佞。遂語以故。可留大悅曰。婢子疑之久矣。今而鄙心乃降。詰且良雄裝載。旁不覩。可留令家人搜索。報曰。縊於樓上。良雄急召其父。示之尸。父曰。何故。曰。豈傷別發狂也夫。父曰。僕諳彼性行。非喪心誤身者。是必大有故也。苦請不已。良雄竟以前夕狀告之。父喜曰。君誠烈丈夫也。吾女既得進御。又死君事。幸莫大焉。君過赴期。僕

請幹治後事。良雄乃與金若干。盡哀而去。中井碩葉述輕傳矢田作十郎。助武子也。前二年。助武託作十於東府士人家。甚聰慧。主人夫婦愛如子。迨助武賜死。主人恐作十哀慕。戒家人無告。作十時九歲。略已聞之。疑信相半。會市監遣吏至其家。令出之。主人夫婦親爲結髮更衣。告曰。府命召子。試視容儀。稠人宏坐。必謹應對。毋輕遽無禮如平日。對曰。自兒聞父死。自知不免久矣。今乃使我飾身如此。意府命下。令公殺我耶。公願明告我。何欺我爲。夫婦聞之。相對流涕。乃謂曰。悔吾爲人養此子。嚮者不養。安有今日乎。遂扶載便

轎令家人送至府。既上堂。吏謂作十日。汝雖幼。又脫佩刀如法。作十默止久之。請曰。苟無害作法。冀使我僕持之可乎。吏曰。可。作十下階。呼僕授刀。然後進坐。衆感其舉動。府尹傳命已。乃遣還之。由是作十知父果死。日夜悲泣哀慟云。赤穗忠義記

○翁草引赤穗忠義記。或云。一兒母抱育。寓本莊。府令里人賑卹之。無幾其母先刺殺兒。而後已亦自殺。未詳指爲誰人兒耳。或以爲原元辰次子云。未知是_二否_一。

間光興妻。名左吳。初諸士追去赤穗。光興請良雄遣

左吳於江府。而後同士會合府下。橫川宗利擬備夫。出入吉良氏邸。未得覩寢室。光興曰。我遣妻給事彼家。請莫勞意。良雄深感其志。屢通文書。義英將徙上杉氏。預刻期。十二月十五日前一日。左吳書以報之。同盟急起。竟果事。光興首刺義英。皆賜死。葬泉岳寺。左吳載和歌二首於短冊。供光興塚。而自_二刃于墓下_一。時年二十七。八云。翁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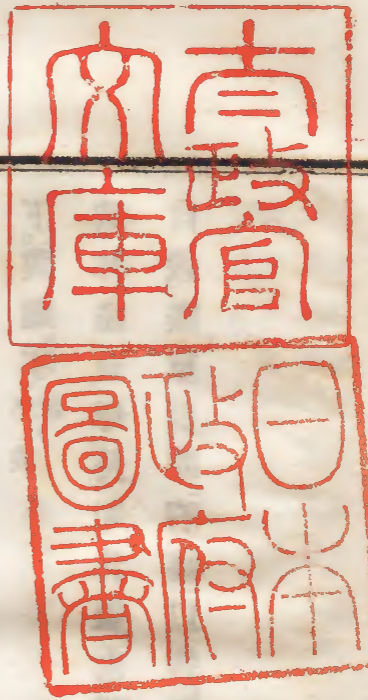
小山田十兵衛。已致仕。削髮號一閑。去赤穗。赴江府。依食女家。以子莊左衛門在盟中。心竊自喜。庚午冬十一月。莊左盜片岡高房衣資遁去。報仇之後。府下

傳稱良雄等名。一聞始聞我子逃義自殺。烈士報讐錄。○同書又云、岡林奎之助、食祿千石、不應義盟、去居江府、辛未正月、遽自殺死、家人訴之、有司論定、以病狂、或曰、親族逼之、使自殺。

杉野治房起自微賤。給事長矩與良雄相善。治房素無親戚。良雄特憐之。及去赤穗。從往京師。而將赴江府。治房請從。良雄以下有其母故。固止。予金十兩。誠曰。宜計後事。察機而東下。我亦不遺矣。治房泣下歸家。視金。告狀于母。母恠問治房不從東行之故。荅曰。阿母在。胡為得去。母曰。大石氏東行。必有所為矣。子荷先君洪恩。且與大石氏不踈。義不可辭。東行。雖以吾

故。夫奚以為善矣。乃入室。遺一絨書。嚙舌而死。治房遽驚慟哭。讀遺書曰。吾毫以吾故背忠孝。今憐其志。棄生。子宜努力以全忠孝。治房一悲一喜。託尸於一寺院。日夜兼行。追及良雄于駿府。良雄感泣。乃携東下。與遂事。忠義記、武林隆重母。長矩乳媪也。聞長矩賜死。悲泣哀慟。遂自殺。隆重益固石腸。以報讐云。忠義記、





野史卷二百六十七終

[Faint bleed-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,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'野史' and '卷二百六十七終']

